

目 录

（（（（（ （人物春秋） （（（（（

罗华观事略……………转 载（1）

李济深的民族气节……………李煜平（5）

（（（（（ （抗日纪实） （（（（（

日寇蹂躏下的戎圩……………转 载（9）

盟军飞行员脱险记……………姚受尧（19）

（（（（（ （历史往事） （（（（（

苍梧县竞选国大代表见闻……………高若明（23）

勒竹电报局始末……………于兆贤、陶继绍（27）

回忆创办东安区师训班的经过……………潘葆芬、潘健泉（28）

金山金矿的过去与现在……………王律生（32）

黄、李、白联合讨伐沈鸿英……………编 者（37）

粤军在梨埠至贺县地带大战沈鸿英……………黎平中（39）

黄绍竑设计火并冯葆初部……………黎平中（41）

陈天泰在大坡山被俘……………黎平中（44）

（（（（（ （乱世话贼） （（（（（

安平贼的烧杀抢……………编 者（46）

贼劫武累……………李文杰（48）

罗华观事略

金田起义时，广西各地农民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在斗争中以堂会为名，组织群众反清，当时在苍梧的堂会有洪顺堂、同义堂、广义堂、联义堂等组织数千人。如联义堂的陈道元、伍建元、黄观兰、姚兰芳、黎月石、张二沛等各占领了蟠龙岭、胜洲圩、长洲等地方，后因被清兵所败。罗华观收拾败局，继续斗争，並颁布“天地会檄文”，号召组织群众反清。

罗华观，苍梧多贤乡人。行六、人称六叔，又称华观六。金田起义前已加入天地会，是联义堂的骨干。1852年（清咸丰二年）广东鹤山船民任文炳，联合波山船民张钊、田芳约千人，分驾九艇上梧州，夺得榕潭虎勇炮船后，直上浔洲，旋由浔下梧，有艇五百，逾万人，声势浩大。清两广总督徐广缙派大兵剿，文炳失败，梁培友收其部余众，假右江道浔洲府旗帜袭击潭村，取得胜利。1854年（清咸丰四年）5月，罗华观与培友联合向藤县进发，至广东边界，不得志，培友退守藤县。罗华观与陈道行结合向多贤、浔阳、东安、昭平等地进攻，仍不得志，退回夏郢据守。

此时（即1855年4月），陈开、李文茂在广东起义失败后率四万余人，乘船二千多艘，与梁培友、伍百吉、吴超等人攻肇庆，经封川、开建直上梧州，不克。西上攻藤县、溯江上占据桂平大湟江口，8月16日攻克浔洲。在浔州建立大

成国，年号洪德，改潯州为秀京，桂平县改为永秀县。推行新的财政经济措施。

大成国建立后，为扩展疆域，陈开、梁培友率大成国义军数万人沿郁江西上。攻下贵县城。1856年冬（清咸丰六年冬）苍梧知县彭昌集为缓和当时农民起义斗争风浪，他亲自到多贤乡招抚罗华观，企图瓦解起义军的斗志。罗华观将计就计听其招抚。1857年3月平南大坡农民起义队伍攻打廖洞村，培友自平南出往助战，不幸中弹身亡。其队伍由陈开率领。闰五月，再次攻梧州城。此时，罗华观在夏郢，派所部义军攻石桥。陈开率起义军到达戎圩，清军屯兵三角咀，筑炮台以顽抗，闰五月初，陈开率领战船蔽江而下，锐不可挡，第二天攻至东较场，占据军事要地三角咀，斩断浮桥，分兵扼守富民坊。此时城中有按察使黄钟晋，梧州府知府陈瑞芝，副将蒋福长，代理知县巡检王锡惠等，屡次出击，义军巍然不动。自夏至秋，城内敌人粮绝，知县彭昌集念罗华观已招抚，率兵二百出城赴东安办粮，路经多贤，罗华观乘机逮捕彭昌集，绑赴戎圩，处决于戎圩关帝庙。至此，义军士气大振，连日攻城，前后围攻百余日，守敌力竭，8月10日义军攻克梧州，罗华观随之率众入梧城。在城中的有梧州副将蒋福长、代理苍梧县知县巡检王锡惠自杀，活捉学政沈炳坦、县丞丁端书、杨湘、广东巡检王世绪、武罗巡检王协和、柳城典史张象吉等，知府陈瑞芝逃跑。大成国义军攻下梧州府城后，改梧州府为秀江府，苍梧县改为秀平县，以军师翟士祥为知县。由罗华观驻守。陈开继续率兵北上。

1858年初，陈开自梧沿桂江而上，攻克昭平，进至永安州，占领平乐，前锋进至鱼季塘进逼阳朔时。在鱼季塘遭清

按察使蒋益澧派遣的陈友胜、知县蒋泽春带领的水兵二十船、湘军二千五百名的阻击。1858年4月9日在鱼季塘、令公庙之北与大成国义军激战，失利，陈开退梧州。此时清军广东提督昆寿自德庆来与陈瑞芝相合，4月17日，攻陷梧城。罗华观突围而出。其父罗举、军师裨士祥被清军杀害。

罗华观自梧城突围后，奔走贺县，与开建农民起义军首领陈金刚、贵县罗国勇、罗世贵等拥众数千人联合占领山寺村，又得贺县罗炳隆、罗伍、贵县岑名正、连山韦上成、莫益能等加入，数逾万人，军威大振。在陈开反攻梧州城时，罗华观于1859年2月占领将军滩，攻克人和圩。1860年1月，清按察使湘军统领蒋益澧攻陷人和。罗华观撤走退守夏郢，又与陈金刚联合攻东安、沙头。金刚败走，华观收其部数千人，与潘庸结合，于四婆筑堡据守。分踞莫洞、竹洞为陆路，自夏郢至倒水、木格为水路。陈开泊下游相应援。1860年（清咸丰十年）10月，梧州知府刘楚英与参将黄威分水陆两路进攻，华观不支，转赴浔州投陈开，改名罗禄，1861年，华观又占领中平田、屯新村，清总兵王月亮、郑忠林派大军破中平田，华观退守戎圩，与李惠积据古萨村。清副将刘清亮、参将王茂林，广东碣石镇总兵李杨升助以水师，分水陆夹攻古萨村，陷戎圩。华观退往平南丹竹圩。7月13日，清军以水师二百余艘以铁链列营于丹竹圩江中，14日黎明，陈开派李发、罗禄、周群英、陈曙良等率领战船三百余艘，顺流而下，反击挫败清军。但清军发炮击中大成国战船火药库延烧三艇，硝烟弥漫，战斗失利。

丹竹之战失利后，对大成国是致命的威胁。陈开到贵县投石达开，时达开已撤离思恩府（今武鸣县府城），又拟到贵县联合黄全义、黄鼎凤，行至横州大滩，被团练陈喬、赖

联桂、陈乃机诱执，英勇牺牲。罗华观在丹竹败退后，因潯州已失，逕往贵县依黄鼎凤。鼎凤于1864年（清同治三年）4月为清布政使刘坤一所执，就义。华观不知所终。

转载《苍梧修志通讯》第二期

注：本文系参阅《梧县县志》、《广西近百年史资料》《广西历史人物传》等资料写成，文中有遗漏差错，请读者补充更正。

附“天地会檄文”

天生有德性，人生有质材，千古衣冠，万年礼乐，何乃不毛入宫，东山八殿，治国不以尧舜之典，为人改作禽兽之形，试读孔孟之书，科甲寥寥出土，选用纳揖之辈，文武帝济上升。惟我华观等众，郡系苍梧，身居夏郢，潜踪迹于潯州，搞革命于江抚，谱系以上，生为明臣，历今二百余年，死非清鬼，素守布衣之份，本无利清之心。为尔酷烈朝庭、贪官污吏，无一为国为民，素行不仁不义，因尔离心离德，民受无辜，上下皆以利相争；朝野不以道相济。以苍生之久困，黎庶之无依，是以导我英雄，修我茅戟，共备义而争先，举义旗而朝食。恭拜上帝，以保下民，聘颁征诛之局，汤武暂发之师，尔等既无谋臣策士，又无勇将良兵，急纠耆为团练，迫勒乡里出壮丁，古者设兵以卫民，今则驱民而为兵，屡告析骸，我兵略前，则舍民而孤身先遁，方知我国将士，有徂东山之志，有借东风之材，我君臣有天璽之聪。有天锡之勇，不知收尔残骸，烟瘴告警，张我文德，虞芮质成，尚昧先几之兆，定具王者之师。如何临渊则击长驱，瞻彼旱麓渡河直入，恐梧城难保，众贼难安，悔无及矣！

天地会苍梧联义堂罗华观谨启

李济深的民族气节

李煜平

1940年6月1日，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正式成立，李济深为主任，至9月4日下午三时许由渝飞桂到职。李在任职期间，竭尽全力去掩护和挽救进步力量，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很多出色工作，把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一个又一个新的高潮。

为此，至使渝方疑忌，蒋介石于1943年11月初，下令撤销了桂林办公厅，于12月31日另委派李济深回重庆当军事参议院院长。目的是使李在渝就范，受其控制。李拒赴渝，以他的政治声望团结各方，继续留桂高举抗日大旗，因之，田汉曾写诗赞其为“西南百万攀辕手”。

1944年6月10日，在李济深、黄旭初等倡议下，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会”。当日寇进攻长沙，衡阳告急时，李济深等组织长老团，去发动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献金劳军运动。于同年6月15日，李济深等联名发表谈话，号召“尽五日之内，筹集一万万元之数，汇交前方将士”。18日，李济深亲自领队乘坐宣传卡车，在桂林市沿街劝募，参加震撼一时的“国旗献金大游行”。接着，在李济深与黄旭初出面下，于6月25日，成立了“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由李主持事务。

李济深的抗日决心，影响悠远，中外皆知。其时，李曾派李卓然去渝联络史迪威，希望美方支持他组织民兵，提供武器，去坚持敌后抗日，史亦赞同，后因史被撤回美国，未果。8月初，李济深简装前赴贺县，与何香凝、梁漱溟等商量抗日大计，并在公开场所宣传抗日救国运动。在游浮山时写下了七绝一首：

临江江水去悠悠，却有浮山水上留，

纵历洪涛千万劫，依然砥柱障中流。

此诗以景抒怀，爱国之情，遥寄深托，虽指河山，人亦如此，要经得严峻的历史考验。其时正衡阳失守（于8月7日），危及广西，李济深急返回桂林，以作应对。

日寇在进攻广西时，早已作了充分的军事部署，在澳门还设立了吉野机关，机关长为吉野宏少将，密令中山县的伪县长欧大庆，对桂系将领，特别是对李济深进行收买工作，于是汉奸欧大庆便暗地派遣人员，赴桂四出活动，企图招降纳叛^①。李济深不为所动，严词拒绝，这确使日寇耿耿于怀，此心不死。另一方面，更引起蒋介石的担心与疑忌。

桂林告急时，李济深在其中山公馆里，听取了胡希明转达渝方周恩来的口信，是李亚群由渝带回托胡转告李的，内容是建议李和胡回到李的家乡苍梧搞敌后抗日活动。李济深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时蒋介石已三次电催李济深赴渝履职，为了应对，李在八桂厅召开了秘密会议，与会者有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万仲文、甘介侯等六人，会中决定李不去重庆，更不去香港，以养病为名回到苍梧家乡，以桂东南、广东南路为活动范围，暂等待时机，利用日寇打进广西这个机会，组织抗日自卫武装力量，割据桂东南，甩开桂系，武装群众实行抗日反蒋，使之成为独立民主区域。李济

深亦同意这个方案与决定。

当桂林进行最后大疏散时，李济深便与胡希明等民主人士返回苍梧家乡料神村，接着梧州于1944年9月22日上午十时沦陷，龙圩跟着驻扎日寇。当时李济深以料神村与大坡、河步两圩镇相近，且龙圩驻有日寇影响安全，居住不便，遂避住铜鑊大山附近的新村，并在山林险要的牛训租用了茅屋一所，常往此处小住。

其时，日寇对李济深的拒降并不死心，仍然继续活动，由驻梧日寇派出汉奸肖松云（李的旧部）为介引，先来到料神村小住，实是奉日寇之命携巨金来收买李济深，並许以中南、或华南的大片地区归其管辖。李为了不便泄露其住址，遂约定在龙尾岗禾房接见。是日肖从料神村乘滑竿（竹桥）前去，到禾房时见四周放哨，警卫森严。见李后便说明来意，李听吧怒火冲天，拍案将肖严词痛斥，且立场鲜明，拒绝拉拢诱降。肖松云一时无言以对，十分尴尬，灰溜溜地走了。可能回去交不了差，再欲谒李，却又遭拒绝。

据当时在军委会研究室专门负责汪精卫系统的密码工作的黎椿寿回忆，他们曾译出一份陈璧君由广州拍给汪精卫密码电报，内容大意是：矢崎（日寇的华南特务长）派人去梧州游说李济深脱离重庆，参加南京政府，已被李拒绝，但矢崎心仍不死，正计划派兵劫持，如李济深真被劫来，我们应如何应对，请预筹对策”云云。由此可作佐证资料。

事后隔了一段时期，因日寇只寻小路经过，亦不敢驻留，且常受李济深所发动的民团袭击，乡村一带遂恢复安定秩序，李济深即返回料神村本宅居住。並授意成立“南区抗日自治委员会”，机构设在大坡圩，乡长钟宝衡当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其族侄李沛霖出任，具体事务实由李沛霖

出面负责处理，能秉公办事，为地方着想，所以，唯独大坡一带秩序安定，治安良好，不受梧州、龙圩的日寇所影响，更不敢干扰、或劫持李济深之事件发生，可谓太平偏安，主要是由于广大群众的支持。

其时，李济深已与罗定蔡廷锴、谭启秀的“三罗（指罗定、郁南、云浮）民众武力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并于1945年1月间，以军事参议院院长身份进行“南巡”，从料神村出发，取道岑溪、容县、北流、玉林，沿途宣传抗日救亡。为了营救南路的张炎，转入陆川、茂名，最后由于处境危险，便前往罗定，与蔡廷锴共商抗日大计，在罗定时，收编了由云应霖策反过来二、三百人的盐警队，并与郁南李光汉、李镇靖等所组织的“郁南抗日武力指挥部”，取得密切联系，事后对广平的地主民团开展了斗争。

李济深自罗定归来后，1945年6月间，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由连贯派杨基前往料神，与李联系，传达党中央的“七大”精神。事后不久，李济深又收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密信，希望他出长华南，主持抗日。遂派陈残云去东江纵队联系，得知党中央（周恩来）来电，决定在南方成立华南民主联军，委李济深当司令，以东江纵队与珠江纵队为他的主力队伍，配合王震大军南下，反攻广州。在陈返回料神途中，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了（8月15日）。由于形势已起变化，于1946年1月18日晨，李济深便离开了料神，由梧州专船抵达广州，继续去开展民主革命活动。

注：①中华民国史料丛稿，广西会战“译稿”13页。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

本文作者是李深济的曾侄孙，现是政协苍梧县委员会副主席。

日寇蹂躏下的戎圩

(1944、9——1945、9)

黎超良

一九四四年九月间，三水前线国民党军畏敌如虎，不战而退，逃进山区；而西江各地团队又不抵抗，日军遂长驱直入，占领沿江各城镇。九月三十日（农历八月十四日），日军进驻梧州；同日并派出日军十多人至戎圩侦察。翌日，梧州日酋派米谷率三十多名日军进驻戎圩，安营在天主教堂及女修道院（现苍梧县医院地方）。米谷派汉奸陈峰、黎绍虞找戎圩旧镇长茹仲陶出面组织维持会。茹指使其胞弟茹鹏粉墨登台，当了戎圩维持会长，他则在幕后出谋策划。米谷另命梧州高旺人甘捷夫当副会长。戎圩维持会于日军进驻十天后的匆匆成立，会址为戎圩镇公所原址。戎圩维持会成立前后，日军宣抚班在天主教堂发“良民证”。

梧州日酋鉴于兵力薄弱，且需粮食、副食、柴薪等供应，被迫在戎圩采取怀柔政策。声言若戎圩维持会保证供应

梧戎日军之军需，日军就不骚扰戎圩。又派宣抚班到戎圩进行“中日提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等反动宣传。并在戎圩小学操场的舞台设立医疗站诊病施药，收买人心。当时疟疾流行，曾起了一些作用，且利用该校校址，成立日语学习班（只办一期），招收青年五十多人培训，由一个姓苏的通译作教员，企图实现其奴化教育之目的。一九四五年初又委陈某为戎圩小学校长，令其于三月复课。凡此种种，志在安定人心达到其榨取本地物资，供彼军需。

日军不在戎圩拉夫，亦有其客观原因。戎圩不是其进军路线，其进军路线在北岸龙华乡一带。因而北岸受害严重，除拉夫，奸污妇女，掠夺粮食、牲口外；还拆毁民房，掠夺砖木修路筑桥（藤县赤水亦有此情况。赤水有一少女被日军轮奸致疯）。尽管敌伪不在戎圩拉夫，但抢掠之暴行，在维持会成立前后是屡见不鲜的。据林水村老农说：初期日军经常入村抢掠鸡、鸭、鹅、粮食、蔬菜、柴薪等物。成立维持会后，此暴行才逐渐收敛。

茹鹏兄弟、甘捷夫等汉奸，投靠敌人，勾结土劣，包烟、包赌、贩毒。且在戎圩粤东会馆码头设“米谷”市场（茹鹏向敌献媚取宠，以“米谷”定市场之名），强迫谷米商贩集中在此交易，由伪人员代秤和勒收谷米捐税，每担约抽2%。“米谷”市场成立后，每日在此成交的谷米约六万余斤。戎圩维持会还奉日军之命，强迫戎圩人民行使华南贮备券（广州伪军发行）。茹鹏等汉奸，向戎圩人民暴敛财物，供应日军，是为虎作伥的罪魁。日军投降时，茹仲陶和甘捷夫潜逃港澳；茹鹏被判刑，瘐死狱中。

戎圩维持会成立后，古风、河村、宕室等村相继成立联防处，出面维持治安；疏散在古风一带的商人便在古风龙山寺对开的田野开设米、油、杂货、故衣等货摊。联防处开放赌禁，征收防务捐。土劣乘机在那里开赌，形成了小小的圩场。不久，梧、戎两地疏散入乡之商人，逐渐返戎经营各种行业。戎圩就成了当时浔江下游的商业重镇之一。商人集中戎圩复业的客观原因之一，是梧州成了死市。日军占据梧州的整个时期，很久没有恢复航业；加上“盟机”炸毁了梧市商业区的大片店铺；以及敌伪残暴，商人不敢返梧复业，梧州遂成了死市。

当时戎圩的商品奇缺，究其原因有二：第一，其时上海成了“孤岛”，货物很难运销至华南；香港、广州等地又处在战争环境下，工业衰萎，工业品因而很少。其次，广州地区沦陷较久，不少人以出卖故衣、旧棉胎等物来维持生活。一九四〇年起，在西江各城镇一度出现贩卖故衣、旧棉胎的新行业。戎圩沦陷后，此种新行业也兴旺起来。当时，市上出现的一些花纱、布匹、西药、中药等商品，大都是西江各城镇在沦陷前疏散到各乡，这时才从农村辗转运至戎圩销售的。此外，烟赌特盛。这是敌伪、土劣向当地人民掠夺的一种手段。

1、烟赌 当时，只要手中有枪，背后有靠山，又能纠集一批人，就可插手戎圩包赌、包烟。当时有四帮较大势力控制戎圩赌场。一是茹鹏等汉奸帮，开设广利公司，

由李维彪出任经理（日本投降时，潜逃南宁）。该公司设在现在戎圩消防队地址；第二水口帮，出面人物是李英杰。他是李品仙的族人，民国十年前曾任戎圩团总。他一贯开赌、贩毒，是有名的土豪，当地人民称他是“四爷”。他既渗入广利公司，又纠集梧州商人王星焕，开设两利公司（现人民银行苍梧支行地址）。李英杰还独占宣道会福音堂，开设色子宝；第三是新地帮，出面人物是李超林、黎铁民。前者是浔梧师管区司令莫德宏之表弟，后者是其警卫连长。两人依靠莫德宏势力，分别打进广利、两利；第四是戎圩下灰帮，出面人物是李沛铭和他妻舅陈广结，且勾结社学土匪大元帅、滑石。这派势力既渗入广利公司分红，还在下灰开赌。共计当时戎圩镇较大之赌场有七处：广利、两利、福音堂、大门口、新街口、粤东会馆、下灰。近郊之马捋、林水村前的粥摊都有赌场。据知情人说，上述四帮势力的头目不投资，作为荣誉股，可分利分红；投资的作为实股，按股本多少分红。这四大帮派互相勾结又互有矛盾，控制赌场的势力也互有消长。例如李英杰，先后与黎铁民部和军统别动队勾结，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以后，他的势力就足以左右戎圩的局面了。

设烟馆、贩毒在沦陷前是半公开的，沦陷后就完全公开了。这主要由茹仲陶兄弟、甘捷夫、李英杰等人控制，他们藉此坐地分红。

2、米业和盐庄业 戎圩自清朝康熙以来，就成为浔江下游重要米市之一。清末政府下令地方政府于桂平、平南、戎圩等地购粮济粤。同时准商民在上述各地购粮运销广东。于是戎圩米市越发兴旺，成了浔江的商业重镇。当地

谚语有“出不尽的戎圩谷”之说。梧州市场形成之后，尤其是田赋征实以后，大部份地区稻谷可以直接运至梧州加工，戎圩谷米业就没有以前那么盛了，但它仍是苍梧县南部、藤县一部份山村的谷米集散地。1936年后，商人李玉成等合资开办“裕生碾米厂”之后，镇上舂米业就衰落了。裕生的资金约计五万斤谷左右，其业务主要是代客加工。在日军进驻戎圩时，曾一度歇业。梧州在沦陷时期成了死市，戎圩谷米业又再度兴盛，裕生便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复业，每日碾谷达三、四万斤。从“米谷”市场的每日成交量和裕生的日碾量，就可见其米市之盛了。

盐庄分布在忠义街及新街一带，盐和海味从北海运来，主要运销梧州附近各县及湘桂边区。每天有二百多挑夫，运盐及其他货物，经苍梧北部山路运至上述地区。

3、畸形的新行业——贩销旧棉胎和故衣 一九

四〇年后，棉纱进口困难，玉林地区纺织面巾（土名高丽巾）、土布的手工业面临原料供应困难局面。穷极思变，遂出现一项新行业——将旧棉胎冲洗捶打之后，用以纺纱。旧棉胎是商贩从广东地区收购，运销至玉林。在戎圩沦陷前，旧棉胎是经水运至平南大安，再转至玉林的。沦陷后，旧棉胎是经都城转运至戎圩，再转至玉林。

梧州贩卖故衣业在广州沦陷后就开始兴旺了，沦陷后就转到戎圩。自忠义街至峡顶街遍布故衣摊档，还有人贩运故衣，由戎圩转苍梧、藤县、岑溪等县山村。贩销旧棉胎和故衣是当时物资缺乏，人们普遍穷窘化才出的怪现象。

4、金铺业与金融的一些情况 当时戎圩有三间金铺，本地商号，叫作“冯联兴”，在龙华街。它经营首

饰、高利贷、兑换及囤积货物，老板姓冯。梧州迁上两间：一间叫作“昌盛”，老板是甘日昌，铺在高地路；另一间叫作“森记”，铺也在龙华街，老板李应森，华里乡水口村人。这两间金铺主要收买黄金，兼营兑换，那时候，戎圩的金和米的比值，相对来说，米价较前上涨，金价较前下跌。梧州有部份富商和大多数房屋业主遭此大难之后，陷入穷窘、潦倒的境地，只得变卖金饰谋活。出售金饰的人多，金价就相应下降，同时，这里的金价又较玉林、容县等地为低。于是经营黄金的商人，不惜冒险运金至容县、玉林出售。

香港虽被日军侵占，但港币在人们心目中的信用还比国币、伪币——华南贮备券为高。尤其是当美国原子弹炸广岛后，港币的信用就越发高了。三种货币中，人们最不信任伪币；尽管敌伪强迫使用伪币，但人们始终使用港币、国币。当时戎圩是三货币同时流通，是敌伪没法制止的。

饮食业、客栈业等各行各业都相应地兴旺起来，市上熙熙攘攘，十分挤拥，但这只是病态的繁荣而已。

三

戎圩的交通以陆路为主，水路为辅。下路可通都城、罗定，循容苍公路可通藤、岑、容、玉林等地。水路循浔江而下，可通梧州、广州、港澳；溯江而上可通桂平、贵县、柳州、南宁等地。各种恶势力于戎圩的各条通道上，设卡向商旅勒索保护费。从戎圩至梧州有两、三道卡口，以铁顶角为界：上游属李沛铭的势力范围，下游属蔡旭进（高旺人）。由鸭嘴口、石良塘角

及泗化洲一带，归陈明正管辖，他是泗化洲人，原是梧州警察局的侦缉，挂起警察大队某队的旗号。人和属警察大队黎仁兴部管辖。容苍公路上的大峡岭至苍岑交界的牛岭界，归梧栖师管区黎铁民部（一连人）管辖。他在大峡岭、思马峡、四六塘、新地、牛岭界等险要地点，设卡向商旅勒收保护费。黎部有时还命其武装组织护送队，护送商旅过境。此外，沿该路的土豪，还设立一些卡口。从戎圩至河步的十二窠处，有当地的土劣在那里设有卡口。从河步至大坡，仅在屈江冲设一卡，保护商旅。大坡、广平两地的土绅钟宝衡、李沛霖、万全策等组织苍梧南区自卫委员会，维持治安。其他通道，虽卡口林立，商旅的生命财产却没有保障。一九四五年六月间在容苍公路四六塘地段发生一件劫案。“天纶”（梧州商号，在戎圩开业）派两个店员到外地收款回来，在四六塘附近被匪徒杀人夺财，一死，一伤幸逃命。当地附近有黎铁民部驻守，也无法保护商旅之安全。戎圩外固固然不安全，镇内亦无保险，曾发生两次夜间劫案。梧州警察大队陈明正部在峡顶街抢一桐油客商；另一次在烟皮洲附近，发生一件掳人勒索的劫案。受害者是梧州皮革商人，出入于黎木记（另说是广东皮革商，在广记出入）。

四

黎铁民部奉莫德宏之命，于一九四五年三月间，进入戎圩至新地一带活动，除设卡向商旅收保护费外，还打进戎圩赌场，坐地分赃。当时黎铁民率一排人进驻林水村（莫德宏山庄，即现在县委地方）和宜岭村一带，队伍均便装，驻地流